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PR 21 1941

11

75781/2180.1(11)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朕纘承鴻業。勤思上理。緬惟自古帝王。上畏天命。下
凜民岩。秉道以揆幾。窮理以制事。凡所以建用皇極。爲表正
萬邦之本也。朕宵衣旰食。於天人感應之際。理道制治之原。
整躬以率物。勸學以興賢。念茲在茲。未得其要。茲當臨軒發
策。佇爾讜言。易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書曰。惟天
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天人合一之理。前聖蓋
昭著言之。顧天日在人之中。而人不知。故先儒曰。天卽理也。
董仲舒以爲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又謂道之大原出於天。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天不變。道亦不變。夫元亨利貞。仁義禮智。皆配四時言之。在天之天。虛而難索。在人之天。近而可求。然在人之天。卽在天之天。無二理也。無二道也。人無一日不在理道中。本無理道之可名。自宋諸儒出。於是有道學之稱。然其時尊德性。道問學。已譏其分塗。而標榜名目。隨聲附和者。且遂藉以爲立名之地。而大道愈晦。今欲使先聖先賢之微言大義。昭如日星。學者宜何所致力歟。朕勅幾筮治。蓋無日不奉天以乾乾。五經四子書而下。濂洛關閩之學。亦嘗深究其源流。而微窺其得失矣。其粹言可以幾道者。可得切陳歟。古言孟圓則水圓。孟方則水方。上之所視嚮。下之所效法從之。故曰正朝廷以

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朕臨御十有九年。於此勤勤求治。罔敢暇逸。而民風未盡淳。俗尙或卽於偷者。其咎安在。夫爲政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虛張治具。粉飾文爲。非所以爲治也。條教號令。懸諸象魏者。求治之跡。而非致治之原也。所與朕共理天下者。內而公孤卿士。外而牧民長伯。皆儼然臨於民上。而或者視自治治人爲二事。毋乃闕於理而闕於事歟。深宮燕闔之地。朕弗敢康。所賴以輔予治理。左右有民者。其省身克己之道何若。夫實心實政。夫人能言之。然必返寤寐而無慙。而後對大廷而不愧。朕念此至切矣。多士來自田間。行且分治人之責。宜有所敷陳。用覘素蘊。國家設科取士。

韓隱曰。凡。首重制義。卽古者經疑經義之意也。文章本乎六經。解經卽所以載道。易曰修辭立其誠。書曰辭尚體要。文之有體。不棊重歟。朕於場屋之文。屢諭以清真雅正。俾知所宗。尙久矣。乃者或逞爲汗漫之詞。徒工綺麗。甚至以漢唐詞賦。闖入其中。律以大雅之旨。甚無當也。文之浮薄。關於心術。王通論之詳矣。今欲一本先民。別裁僞體。豈惟文治廓清。抑亦所以明經術而端士習也。陸機云。固無取乎冗長。韓愈言約六經之旨而成文。皆聖人辭達之義也。司衡之去取。其可不黜華崇實。以加之。釐正歟。記曰官先事。士先志。士也者。養之於庠序之中。登之於廟廊之上。以備馳驅之用。而收任使之效者也。民

俗之厚薄。視乎士風之淳漓。士習之不端。由於士志之不立。榮進素定。干祿之學。聖人弗許。志一不立。而寡廉鮮恥。卑汚之行隨之。居家或不免武斷之習。應試或尙懷干進之私。浮薄流傳。競相仿效。士習將何由而正乎。國家百餘年養士之典。極隆。邇者復命各省學臣。舉行選拔。於其來也。行廷試之典。慎遴選之方。分途擢用。所望於士之鼓舞奮興。至深且渥矣。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其貢入成均者。宜何如其陶淑而樂育之。無俾虛糜廩餼歟。師儒之官。教化所出。鄉國學中。皆於下第內。採其遺珠。畀以秉鐸。將內則陳敬宗。李時勉。外則胡瑗之。蘇湖。教法具在。或亦有用以端飭士習者歟。凡此數

端內而天德外而王道文章者性道之華學校者風化之本
載籍所傳講肄所及爾多士其詳著於篇朕將親覽焉

莊培因

御名宜敬避

臣對。臣聞書勅時幾。詩基宥密。異經而同指。昭盛德之隆也。是以至治之世。凝休篤祐。重熙而累洽。有自然之理。必至之符。然聖人之心。夙夜不遑康寧。基命定命。宜民宜人。其兢業未嘗一日釋諸懷也。粵稽古昔。德莫隆於堯舜。治莫美於成康。垂諸典謨。作為雅頌。以紀盛烈。以告成功。而寅畏祗懼之旨。言重辭複。則聖帝明王。所以事天又民。立萬世之不基者。其在於此矣。夫道洽政治。所由綱紀四方。而仁義教化。皆其具也。蓋時當太平極盛。則必有以作其震動恪恭之象。而厚其敦龐純固之原。馨香感格。猶凜對

越昭事之忱。治教休明。猶詳稽古正學之要。不以百度之已貞。而寬大法小廉之誠也。不以俊髦之已登。而弛黜華崇實之訓也。一人乾惕於上。羣工承式於下。於以一道德同風俗。而皆本乎敬以將之。書曰撫于五辰。詩曰保佑命之。自天申之。言時憲以布政。康弗祿於無疆也。欽惟皇帝陛下。以聰明天直之資。繼天立極。宅祗慎之念。茲勅於曰。旦曰明懋典學之功。建中於惟精惟一。所以飭官常。示砥礪者。不可謂不肅。所以端士習。廣樂育者。不可謂不至。乃宸衷兢惕。彌切疇咨。爰進臣等於

廷而策之。臣幸生邈隆之世。涵濡教澤。竊有慕於賈誼董仲

舒之策。陸贄之奏議。其所敷陳。皆能切於事情。合於理道。而徒自安於佔畢聲華之末。無當乎明體達用之學。此臣所夙夜疚心者也。茲當拜獻伊始。仰承

清問。正愧勵思奮之時。敢擇平日所考論者以對。伏讀

制策以天人合一之旨。前聖昭著言之。而因詳及乎理道之大

原。臣聞天牖下民。而作之君師。蓋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

則必法天而立道。所謂天行健。君子以自疆不息。此卽先

天弗違。後天奉若之本也。四時具而成歲。四德備而爲乾。

而四德之中。則又以元爲善長。春秋表年以始事。而謂一

爲元者。言法天者。必居正以體元云爾。詩曰予懷明德。天

之於人也。永言配命。人之於天也。人君德積於宮廷。化洽於民物。則天瑞應誠而至。是故陽不讐而陰不伏。百昌遂而兆民殖。此感應之驗也。夫天積氣之區也。而真實无妄之理寓焉。命之於人則爲性。此道之大原所從出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故誠者天之道。而思誠者人之道。仲舒言道而不推本於誠。則猶未既乎精微之蘊也。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仁義禮智五常之性。有生之所同具。天稟其性而不能爲之節。聖人象天時。作禮樂刑政。而以深入教化乎民。使各返乎降衷之始。而自全其天。故曰修道之謂教。所以立人倫。正情性。節萬事者也。語曰天因人。聖人因

天。亦言天之一微也。臣又考宋史始立道學傳。蓋將以別乎訓詁詞章之儒。而不知適啓分門立戶之漸。夫道爲天道。理爲天理。無指名。亦無岐途。誠有如

制策所云者。而學者致力之方。則惟有居敬窮理而已。德性問學。其工夫節目。固有次第也。柰何以身心性命之要。而徒相持於口舌是非之間。豈朱陸當時講學本意乎。至濂溪周子。得不傳之秘於遺經。著太極圖說易通。以及程子之易傳。張子之西銘正蒙。皆以發明天人合一之旨。而朱子實集其成。我

皇上學貫天人。闡往聖之微言。息羣喙之淆惑。雖唐虞之一中

授受。洙泗之集大成。何以尚。茲而列在儒林者。其何以仰副。

國家表章正學之盛意哉。

制策又以自治治人非二事。而欲公孤卿士。牧民長伯。思省身克己之道。夫公卿大夫。所使壹統類。而承流宣化。董仲舒曰。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風俗之未登。誠無所辭其責也。詩云。夙夜匪懈。若夫徇名市惠。冀以博庸衆之稱譽。則益無當於整飭之本原。其所存心於夙夜者。固已懈矣。我

皇上宵旰勤求。時以澄敘官方爲念。凡百有位。罔不恪共而勤職守。然而猶有歉於

宸慮者。蓋欲率作之用。不訾於初終。精白之忱。罔斃於內外也。

臣以爲材力或有不齊。而矢潔清以効公忠。則人可自奮。公者。虛其心之謂也。忠者。一其心之謂也。虛其心。則集思廣益之途開。一其心。則寵利居功之念絕。所謂潔已以奉公。正已而格物。此純臣之道。庶幾上不負

天子。下不負所學。而實輔理承化之資也。書曰。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詩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此董正治官之要務也。伏讀

制策以文章本乎六經。解經卽所以載道。宜崇尚清真雅正。而

欲其一稟先民。別裁偽體。誠昌明文治之盛軌也。臣惟才
 德有厚薄。則文辭有良窳。蓋心之所養。發而為言。言之所
 發。比而成文。此表裏相應之驗。是故不知道德。而以文辭
 為能者。昔人以藝事鄙之。而或者飾輪轅。繡鞶帨。榮華其
 言。將以是為發策決科計。豈務實之意歟。唐裴行儉。作主
 司。而罷盧照隣。駱賓王之躁薄。宋歐陽修。知貢舉。而黜劉
 幾之險怪。當時以詩賦策論取士。而程式之嚴如此。况乎
 制義為代聖賢立言者哉。劉勰曰。論文必徵諸聖。勸學宜
 本乎經。臣伏見經訓至

本朝而美備。斟酌義疏。折中至當。宜令膠庠之士。專其師承。

誦法服習。而操衡鑒司訓迪之任者。復董勸而別白之。前
 不在六經之科者。勿使並進。則統紀一定。士知服從矣。

制策又以民俗之厚薄。視乎士風之淳漓。士習之不端。由乎士

志之不立。而欲加意於成均之士。師儒之官。臣謹按周禮

大司樂掌成均之法。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與之。

蓋必養之於平日。斯可興之於三年。所以教民敦實行。儲

登進也。夫科舉未嘗累人。人自累科舉。士為四民之首。而

徒習於奔競。爭尚浮夸。民安所觀法歟。太學首善之地。風

教所先。以及直省郡州縣學。凡司教迪之官。皆當仰體

聖天子興賢育才之至意。提撕儆戒。或倣朱子分年考校之法。

胡瑗經義治事之式。務廣厲而崇起之。庶積習可返。而書
升皆孝秀。詩曰譽髦斯士。此之謂也。臣又考之於詩。棫樸
之能官人。文王所以造周也。卷阿之求賢用吉士。成王所
以祈天命也。蓋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賢才既得。
則治運益昌。以凝庶績至明也。以康兆民至順也。以承天
休至厚也。我

國家萬年有道之長。基於此矣。臣草茅新進。罔識忌諱。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王鳴盛

臣對臣聞聖功爲王道之本。建極乃錫福之原。自古聖王
亶聰明作元后。而作君卽兼乎作師。則必舉維皇陰隲。相
協攸居之理。而深探原本。以彌迥羣生。使海隅日出罔不
率俾。蓋物生必渙。而天不能以空虛之表。樹其範圍。物生
必蒙。而天不能於穆清之表。爲之警覺。故必寄其權於聖
人。惟聖人善承天意。故德雖底於生安。而於盡性至命之
道。尤必講明而切究也。治已臻於熙皞。而於設誠致行之
本。尤必交咨而互儆也。推之以端士習。而懸韜設鐸。觀人
文以化成。以育英賢。而籲俊闢門。儲巖廊之師。濟斯內聖。

外王之理莫不同條共貫焉其在書曰惟天降衷厥有恒
性克綏厥猷惟后言性道之原皆出於天而繼天立極開
天明道必歸諸首出庶物之聖人也又曰皇極之敷言是
彝是訓于帝其訓言王道之蕩平無偏無黨無反無側由
是以播爲訓言則彝倫攸敘而又用明俊民用章也欽惟
皇帝陛下執中垂範行健同符際重熙累洽之休懋無逸作所
之德固已業隆參贊化機勳華過化存神道崇業峻矣乃
聖敬日躋乾修益永兢兢於奉若天道之義爰進臣等而
親策之以闡正學敷實政振文教育賢才之要術臣至愚極陋
何足知此然竊自幸遭逢明盛沐浴祥和久矣曷敢自外

於儒修自棄於大化乎敬陳所聞用爲拜獻之先資伏讀
制策有曰道原於天天卽理也先聖先賢之微言大義必得其
要乃可致力因欲切舉濂洛關閩之粹言斯誠覺世明道
之盛心也夫天未生人道在命始天旣生人道在性初性
與命非兩物故天與人無異理自形旣生神旣發性固不
能空懸於氣質之外要之不離乎氣而自有不離乎氣者
存漢唐諸儒徒以氣質言性故未能知天董仲舒學術最
醇其所對策獨能推本道之大原實有宋諸儒所從出也
宋之道學開於濂溪而洛下關中繼之集其成者新安朱
子也同時陸九淵與朱子頗有異同其辨無極太極往復

數千言旨趣固逕庭矣然當白鹿洞會晤時九淵講義利
一章朱子未嘗不稱善後儒不察乃遂分立門戶黨同伐
異而不知爲學之要惟貴躬行心得詎以爭辨馳騁爲長
歟今試切求其精要則所謂立誠者周張皆言之而周子
獨以主靜爲本二程則詳於居敬窮理而朱子之學以格
致爲入門以存養爲究竟尤爲兼有諸子之長學者誠能
博觀約取實體諸身心何致爲標榜附和之陋耶
制策又慮風俗未醇而治具文爲非所以臻上理因欲臨民輔
理者務求省身克己之道茲洵撫辰凝績之要也聞之察
流可以識源觀影可以知表欲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嚮

道惟在去繁文敦實政而已而欲實心實政之溥被惟在
明良之交贊察采之靖共而已觀之卦觀民之道不外觀
我移風俗之義也中孚之卦利及大川信及豚魚敦實政
之意也夫實政所宜始乎朝廷達乎邦國天下我

皇上盱食宵衣持盈保泰總期萬國烝黎同登衽席而後卽安
凡爲臣子者宜何如公爾忘私國爾忘家以求無媿謨明
弼諧之責歟昔夫子告子路以事君則曰勿欺而小雅之
責臣者曰夙夜匪懈蓋浮僞之見媮惰之私兩者皆不堪
自問誠使內而閣部外而督撫靡弗精白乃心整躬率屬
而庶司百職亦俱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見有實心有實

政而庶民勵翼則黎民從乂而風俗彌進於醇彼夫亮工
熙載而於變時雍從欲以治其協恭亦猶是爾

制策又以國家設科取士首重制義而文體未能清真雅正或
逞爲汗漫徒工綺麗欲一本先民別裁偽體洵乎昭若發
蒙矣考制義之設起於宋元其所代者孔孟之言而其體
以排偶兼單行之格固卽古經疑經義遺製也學者束髮
習之自當稽諸經史以植其根柢參諸宋五子書以析其
義蘊博諸唐宋名賢之文以養其氣脈及其取之心注之
手又必擇其言尤雅者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始勿戾清
真雅正之旨自末學庸見惑於風氣之說而競談揣摩於

是鞏悅雕績以爲博支離晦昧以爲奧文體壞而士習亦
以不醇抑思揣摩之說特戰國縱橫家欲以其術游說于
進者耳儒者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進身伊始輒曰揣摩
乎哉無論非說經本意而心術未正品誼多乖亦卽於斯
覘之矣昔唐裴行儉謂士先器識而後文藝而王師且典
試深黜浮薄士風爲之不變宋初文沿五季之陋歐陽修
爲考官凡士爲新體者皆置不錄時人皆譁久而論定然
則欲釐正文體惟在職司試事者實能仰承

聖訓去浮崇雅加意廓清自覺正學昌明而澆風漸熄矣
制策又以民俗之淳薄視士風之淳漓士習之不端由士志之

不立欲求陶淑而樂育之方誠欲躬列膠庠者皆有以成材而儲任使也士生斯世抑何幸耶古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是以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而其教之也比年入學中年考校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課之以離經辨志敬業樂羣博習親師論學取友之節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返謂之大成載稽周禮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曰六德知仁聖義中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卹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其時學校所儲咸足備股肱心膂之寄焉蓋人才莫盛於成周教之之法亦莫詳於成周故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又

曰藹藹王多吉士此之謂也今文教洋溢超軼前代而士猶狃於積習居鄉或有武斷應試輒思干進則陶淑之方不可不亟講也成均爲首善之地四方以爲標準宜倣宋上舍中舍下舍之法以爲差等而其課之也則如胡瑗之教授蘇湖分經義治事二齋以督率倡導庶勿僅以干祿之學爲學矣要之天德與王道本出同原致治與敷教總歸一理本敬遜時敏之學以研究乎身心性命之微學術之純也本勅幾凝命之意以統握乎經緯密勿之樞治術之懋也而天與人合斯學與治合

聖天子體元用中立極於上固天人一貫矣而凡爲宣化承流

於下者被德飲和淪肌浹髓寧弗思贊襄至理砥礪儒修
乎唯正學日明則治化日新人才日盛而風俗日隆堂廉
之際颺拜而賡歌海宇之遙風同而道一我

國家久安長治之休永無疆矣臣草茅新進罔識忌諱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倪承寬

臣對臣聞天道健行而不息聖人之治恒久而不已而此
不息不已之精神聖人與天同其運量者要皆體物不遺
隨事而寓以成日新月異之觀世第跡其後效而昧所由
來則以爲天道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爲殊不知治
以無爲爲至而無爲皆從有爲而顯是以承天育物握治
忽之原究安危之本必將從天德明王道黜浮華敦實學
入荒在闕也而惟恐視之不明一日萬幾也而惟恐行之
不敏天下之大莫患乎以姑息爲長厚也而彰瘡必嚴兆
民之衆莫患乎以優柔爲安靜也而是非必斷蓋自古帝

王所爲周乎其先者聖人則先之至於無可先所爲貫乎其後者聖人則後之至於無可後夫是以殫精密慮於宵旰之下其艱難勞瘁之衷雖臣鄰贊襄有所未知而羣黎百姓坐享太平之福者又或有淫心佚志以重勞聖人之防維故曰堯舜業業湯武皇皇自古及今未之有易也欽惟

皇帝陛下中正以觀文明以健際累洽重熙之運建極綏猷康濟天下德業鴻駿無疆惟休乃猶

塵念於天人感應之際理道致治之原整飭文體之方獎勵學校之則進臣等於

廷而策之

臣

以庸陋未能績學砥行窺性道之要以仰副

聖朝樂育人材之至意竊自愧悚顧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人臣之分也安敢不竭芻蕘之一得以敬承

清問乎伏讀

制策有曰天人合一之理前聖昭著言之自有道學之稱而途分有標榜之習而道晦而欲求致力於聖賢之義臣愚以爲積氣者天氣載理而神率性謂道理隨物而具故天者羣物之祖道之大原也善言天者修德凝道盡人合天一以貫之顧其理極廣大而精微而其實事平近而切實書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詩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蓋單

心於宥密而無時無事之可忽也自古典謨訓誥推言天道未有專言元妙之義而但曰欽曰寅畏曰執中則知萬世心法之宗卽羣聖修道之要旨也是故小心翼翼卽爲永言配命之基成性存存卽爲克享天心之學而托言虛靜不求實踐其說更甚於棄天襲天者也夫濂洛關閩之學師承正大本無支離而其徒傳之且與黨同伐異之流標榜得失則昧師說者之過也我

朝頒發經書闡明至理折衷盡善學者審能潛心體玩於其中則源流本末決擇精明宜無復有味於天人合一之理矣夫天道遠而人事邇不求躬行而競言理學求一言之

幾乎道不可得也夫天之所愛者人也順人心則協上下以承天休矣天之所眷者德也法古訓則師聖賢以格天心矣所謂天聰明聖時憲而羣臣兆庶罔不在欽翼之中書曰一人元良萬邦以貞此道得也

制策又曰虛張治具粉飾文爲非以爲治輔治者省身克己之道何若臣惟自古帝王綜覈治要曰大臣法小臣廉法者不市恩也不邀譽也廉者無競志也無速成也有市恩邀譽之心而私而不公則法廢有競進速成之念而苟而求得則廉必亡夫以萬姓之休戚畀之大臣大臣又以四境之休戚付之羣吏陳子昂有言萬物之尊莫大乎黔首王

者之貴莫大乎安人而察吏者安民之本也我

皇上慎簡大臣澄敘庶尹諄諄訓勉至再至三爲之臣者大無不法小無不廉而風俗未盡淳厚則諸臣省克之未至也古之純臣則不然盟於幽獨者一息不敢自欺養於平時者一念不敢自是不敢自是而虛則生明矣不敢自欺而誠則無妄矣其精神之所聚必潔已而奉公其謀斷之相資必勞謙而不伐此治具畢張而四方著風動之休一人有從欲之治也如使爲吏者清而無益於民清而刻以擾民則大不可此其道惟在大吏洞達國體慎持平輔治之紀綱一德一心以敦化理且不以簿書期會束縛下僚而

羣策羣力亦公勤以盡職守則清和咸理以臻上治書曰

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此必至之效也

制策又曰場屋之文以清真雅正爲宗今欲一本先民別裁僞

體臣惟文體士習原相表裏觀典誥之文可以明三代之

盛覽風雅之變可以知叔季之衰孟子言經正則庶民興

范仲淹言人心厚薄見於文章是也自鄉舉里選之法廢

而漢以明經充貢者皆發策大廷覘其所學或者敷奏之

遺意乎魏晉而下競以詞華相尚一變而名經義則代聖

賢以立言論者謂列代取士之法此爲最善所以我

朝因明之舊而不變而其間敦行勵學之醇儒原本經術出

入規矩務和其聲以鳴其盛者固不乏人而依仿摹倣標
新取異之過卮言勦說輕薄爲文則積漸使然也夫以風
雲月露之詞盡搜拾於四子書中其破體甚矣董仲舒曰
諸弗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槩絕弗進臣愚以爲六經
之文日月麗天照耀千古學者選言遺詞尤貴折衷盡美
故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彼以浮薄之才
施於詞賦猶或非之况於約六經之旨而成文者乎

制策又曰民俗之厚薄視乎士風之淳漓而因及乎太學育才
之方師儒設教之本臣愚以爲士必先器識而後文章有
志之士不爲紛華所動而外此卽隨俗以爲波靡蓋榮祿

易以移人彼躁進者揣摩矜異以希倖售而司衡者偶一
不慎而取之則士皆從風而起矣夫初不以爲偶然而後
遂以爲常然積重難返勢所必至夫言爲心聲審其言而
誠確者進浮僞者斥示天下以言揚之正鵠而士所夙習
漸知自返此其甄別之心最苦而用意爲獨厚也故於取
選之時務加嚴核以明不可妄得而又申重實學歸於明
倫務本則養之之途甚寬待之之禮殊備取之之格極精
而士之所嚮方矣此陶淑真才砥礪廉隅太學爲四方之
標準師儒之官誠取古人之成法而力行之以仰副我
皇上教育賢才之盛心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則信乎其以

寧也要之本欽崇之心行踐道之實以之爲政則行所無
事以之用人則舉能其官發爲文章而棧樸菁莪之雅化
以成烝我髦士而平康正直之俊民不作此帝王道法心
法之歸

聖朝垂拱萬年之慶舉積諸此矣臣草茅新進罔識忌諱乎冒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朕纘承大統臨御萬邦宵旰憂勞勤求民隱惟恐一
夫失所有負上天爲民立君之意是以二十二年以來兢兢
業業罔自暇逸亟欲登斯民於衽席之安措天下於蕩平之
路此固宮廷寤寐所堪自信亦薄海遠近所共見聞者顧臣
隣尚少篤棊之忱士子猶多囂凌之習四方之風俗未盡淳
龐兩河之䟽築尙煩區畫皆朕所念茲在茲者多士對揚休
命何以副朕之虛懷採納乎書曰無曠庶官大工人其代之
蓋庶官所治之事皆天事必夙夜匪懈無曠廢之職斯可以

疑庶績而熙帝載也。朕日理萬幾。不遑暇食。所與公孤卿尹。下逮庶司百職。各矢靖共之義。君臣交勉。上下志同。以臻邇隆之治。今朝廟之地。未必盡矢寅恭。曹署之間。或至相安逸。豫敬爾在公之義。謂何。夫紀綱不肅。何以振頹靡。率作不勤。何以戒叢脞。砥礪官方之道。將何從歟。士也者。四民之首。如表臬焉。表正則影正。斯其所繫非淺渺也。朕屢降明詔。諄諄以勤勵純修。精研實學爲務。乃今者讀書敦品之士。雖多。而標榜聲華。追逐時好者。尙未盡絕。其故何歟。夫心術不正。則聰明才智。適以助其詖淫邪遁之資。雖文采可觀。而本根已撥。曷足重乎。自科目設而流弊漸滋。然朱子學校貢舉私議。

數

有曰。非科舉累人。人自累科舉。蓋梯媒倖進。原非設科本意。未可因流弊而追咎立法之不善也。將欲拔本塞源。使華士詘而真儒出。其何道而可。制治之原本。莫重於人心。轉移則由乎風俗。禮曰。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古之化民成俗。如此其至也。是以風俗醇厚。民生樂業。奸宄不生。訟獄衰息。爲不善者。唯恐人知。休哉。何風之隆也。我國家承平百有餘年。教養倍至。令行法立。綱舉目張。其所以納斯民於軌物之中者。亦綦備矣。然而民心未底於淳。民習未歸於厚。武斷鄉曲。訐告長官。甚至頑梗不馴。罔顧大義。恩已厚而不知感。法已加而不知畏。

何教之不先。率之不謹。歟。程子云。教人者善養其心。治民者導之敬讓。必如何而革薄從忠。以臻道一風同之盛也。國家歲漕東南四百萬粟。以供天庾。必取道於黃運兩河。而濱河州縣。民生安危係焉。則宣防底績。其首務也。朕晝夜厘念。憂之至深。籌之至熟。茲者親蒞河干。下自淮陽。上溯徐邳。疇咨荒度。凡河臣思慮所未及。經理所未善者。朕詳悉指示。並分命大臣督率繕治。或增築隄堰。或疏導淤沙。或開浚支渠。或添建涵洞。近江者引之入江。近海者納之歸海。俾蒸民早離沾危。一日。則朕乃稍釋殷憂。一日也。然隄防雖設。而修守者。或不能因時趨事。物料雖齊。而搶護者。或未必咸歸實用。大吏或安於因循。漫不省視。汎舟或狃於舊習。競相侵漁。近雖竭力整飭。漸知法守。然何以使疏濬各合機宜。隄防悉皆鞏固。上以裕節宣之方畧。下以盡董築之實心歟。凡此數事。皆班朝蒞官之要道。興行育才之訏謨。型方訓俗之良規。運道民生之至計。多士學古入官。講求有素。其剴切詳明以對。朕將親覽焉。

蔡以臺

臣對臣聞天之道恒久不已聖人之道悠久無疆是非任人立政之徒以其具文爾也蓋必有精勤純篤之心以周於鼓舞變通之地而後持中正以肅官方則矢公矢慎必期實效去浮華以敦儒行而希賢希聖非託空言端風俗之原核隄防之要而會歸統於皇極清宴亦紀休徵易象有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又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言乎世際重熙則必有持盈之術俗臻上理不可無廣運之神昔有虞氏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猶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亦越成周海隅出日罔不

率俾而覲光揚烈繼序思不忘夫以太平極盛之時而宵
衣旰食一息不敢自安者非過慎也體天道之健行乃以
成至誠之不息所爲治益求治安愈求安而凡官常之臧
否士習之淳漓以及訓俗型方安瀾又土之則無不當先
事而預籌乃以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而已矣欽惟
皇帝陛下聰明時憲聖敬日躋躬天縱之能際太和之運禮明
樂備府修事和所以立綱陳紀者已無不肅所以誠民又
物者已無不周普天之下被潤澤而大豐美熙熙然其登
仁壽之域矣廼

聖不自聖謔訪彌殷進臣等於

廷而策以砥礪官方之道琢磨儒術之方以及俗尚所以氣
偏河流所由底績以臣之愚何足以知之伏念古者度司
百工皆得以事進言况當對揚伊始敢不竭管窺蠡測之
見以仰副

高深於萬一伏讀

制策有曰度官必夙夜匪懈斯可以凝庶績而熙帝載而因及
紀綱不肅何以振頹靡率作不勤何以戒叢脞斯誠澄敘
官方之盛心矣夫君者奉天以出治者也臣者分君之天
事以爲事者也書曰無曠度官天寄其任於君而君復分
其職於臣此豈僅委蛇退食奉身無過之地而已哉一日

不事其事此日為負君之日一心不敬其事此心即負君之心當其草茅中孰不謂他日立朝將若何亮工若何熙績幸致身通顯矣功名之念輕身家之念重甚者因循自便但思以掩飾他人之耳目而不復顧此心之可安將篤棊之謂何且夫公孤卿君其品詣之純疵亦久在

聖明洞鑒中矣若夫庶司百執事宜猷効力於下其見事之明暗赴幾之勤怠當非大僚無以察其微而摘其伏誠得秉正嫉邪者因時加察隨事周觀懷蹇諤之風矢鷹鷂之志無牽於故舊同官之誼彰輝明而勸懲當庶幾敬爾在公之意舉朝其罔替歟

制策又以士為四民之首而標榜聲華追逐時好尚未盡絕因欲拔本塞源使華士誦而真儒出大哉

王言理學之源庠序之教千載如一日矣臣聞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文辭之於言抑又其末而已今惟口耳是尚誇多為能而於聖賢正誼明道之學經綸幹濟之才竟置而不問甚者聰明材力適以助其詖淫邪道之資而不知自惜亦獨何歟夫忠信人之大本也廉耻人之大節也本之不端節之不立是猶雨集於溝澮而欲漸進以放四海不能也亦如樹撥其本根而欲滋榮以邀茂蔭不得也古之人有求至於道德仁義而止於富貴利達者矣未有

志於富貴利達而能至於道德仁義者也是惟力祛其倖
心而務求其實學重師儒之官嚴學校之課知類通達強
立不返待其大成而賓興之則科目足以重人而人非但
以科目重矣有志於聖賢者宜如何樹立以仰副

聖天子作人之雅意也乎若夫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
萬民則所以為風俗人心計者古人亦言之詳矣我

國家子惠元元休養生息涵煦百年之深而漸以仁摩以義
復潛移而默化之宜乎六合之內蕩蕩平平無不自率其
天自若其性矣而

制策猶以民心未底於醇民習未歸於厚而殷殷下問臣愚以

為唐虞之世於變時雍尚有如死此天地覆載之寶

良莠並生者也詩曰不競不綵敷政優優傳曰寬以

猛以濟寬蓋凡入之情不賞則不勸不罰則不懲故曰小

懲而大誠小人之福也夫四民之中士食舊德農服先疇

誦詒可以養性士物亦以心臧油油然歌咏太平可矣乃

有徒手嬉遊終日無所用心驕淫之氣既長放僻之習已

慣逐至頑梗不馴罔顧大義無他其所由來者非一朝一

夕之故也然則有司牧之任者平時必先警其游惰秀者

收之庠序朴者驅之力田俾得樂其業以安其心而又為

之申科條講律令薰陶涵育以幾其自化猶有不帥教者

懲一警百無稍寬假彼民獨無所恐乎上易則下慢上嚴則下肅勢固然也雖然父母斯民者不恃有不可犯之法而恃有不欲犯之心記曰愷以強教之悌以悅安之是起化於微渺而絕惡於未萌者也轉移一世之機不誠如聖訓所謂善養其心者哉

制策又以黃運兩河有關運道民生而思所以宣防底績此爲國計者至深遠也謹按周定王五年河徙胥口自漢至元屢徙屢南明孝宗築斷黃陵岡支渠以一河受全河之水而充青徐揚害且不支矣夫清口當淮黃交滙之區淮清而勢弱黃濁而勢強計惟蓄全淮之力以攻黃之濁此以堤束水以水刷沙之謂也至於徐州當儀考之東勢若峽束故兩岸易於泛溢

聖猷宏遠

親蒞河干經營荒度將下流淤沙先行開浚而後築堤遠禦凡諸_臣思慮所未及經理所未周者悉得

聖明指示洵乎機宜得而收效神矣而修守之官又必隨地豫防因時搶護而一切因循玩愒之端務力懲其積習庶幾睿照無勞南顧耳若此者事有相因理惟一致以飭朝綱而大法小廉明廷有喜起之盛以敦士品而學顏志尹草茅皆譽髦之英一道德以同俗而睦婣孝友之誼釀順氣於無

形任疏濬以奏功而民安物阜之休兆太和於有象要惟
皇上以如玉如金之度存不矜不伐之心化益徵其悠遠德彌
進於欽明治官既與教學交嚴玉燭且共金堤並永則我
國家萬年有道之長基於此矣臣草茅新進罔識忌諱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梅立本

臣對臣聞帝王之運世也有本而制治也有原體至誠無
息之心以敷布於朝野上下而百官萬事綜內外以兼該
四海九州聯遐邇爲一體以飭官方則大法小廉矢敬慎
而効公忠也以端士習則砥節立名循矩矱而黜聲華也
以正人心而型仁講讓咸進於敦龐之俗則熙皞有象也
以重河防而運道民生永奠於平成之域則安瀾有慶也
惟夫主靜立極裕仁義中正之大源而後時措咸宜溥覆
載生成之大用本天地之心以爲心則易簡而理得順天
地之道以行道則範圍而曲成然猶兢兢業業一日二日

萬幾殫夙夜昭事之忱無敢稍自暇逸蓋持盈保泰之念切於中而思艱圖易之懷積於素也由是天不受其道地不受其實人不愛其情以至陰陽和而風雨時羣生育而百昌遂無非一誠之理相爲感通而旋至立應從古邈隆之世綏猷錫福用成蕩蕩平平之治者胥由此道也欽惟皇帝陛下本睿聖之資建中和之極重熙累洽德盛化神凡立綱陳紀善俗誠民之方固已嘉績播於九垓仁風翔乎六合矣乃

宸衷彌惕諮訪維殷進臣等於

廷而策以臣懋忠勤士勵廉恥俗尙醇良河順軌道之至計

此誠懸輶設鐸之盛心周王所以望道而如未見者也記有之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臣雖愚昧未能仰贊

高深其何敢不博採舊聞敬攄一得以對揚

聖天子之不顯休命乎伏讀

制策有曰庶官所治之事皆天事必夙夜匪懈職無曠廢斯可以凝庶績而熙帝載此誠慎憲省成之至意也臣惟唐虞

之世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以共成中天之治周官三百六十上有公孤卿尹以下及庶司百職莫不各敬厥位故官無廢事蓋人臣職無大小而所以靖

共之念則同顧朝廷無糾心之法而爲之臣者有精白乃
心以克勦庶政者矣卽有逸豫怠惰以利在身家者矣夫
人旣委贄爲臣則國事卽家之事食祿而不忠事於心安
乎猶之人自爲其事而自留餘力焉必非人情矣臣以爲
欲勵官方先自貴者始大臣者小臣之表率也誠朝堂之
上各體元首股肱之義而寅恭以爲之倡則曹署皆將整
肅而凜法度矣外而督撫大吏正已率屬不邀譽以沽名
不徇私以任意則直省官員稍知自愛必多廉潔自守而
無樂以苟且速戾卽間有廢時失事或苟賤不廉者立卽
查劾不使貽害地方其誰不震懾而相勉於循良乎哉我

皇上勵精圖治蚤夜孜孜勤求上理凡在臣工宜何如感激奮
勉以共襄明良喜起之休風也與
制策又以士爲四民之首心術不正則聰明才智適以助其詖
淫邪遁之資將欲拔本塞源誄華崇實此誠風厲教化之
大權也臣惟士人讀書稽古下異齊民宜其明理達務束
修自愛俾無致見棄於名教我

朝涵育百有餘年深仁厚澤淪浹肌髓所宜爭自濯磨上答
聖天子作人雅化乃敦品力學者固不乏人而標榜之流亦復
不少毋亦托跡聖賢其實有不可以質衾影者矣大抵立
誠爲學術之本學術爲人心之閑宋儒周子曰德行本也

文藝末也爲學而不求諸心術之大原則恃聰明而爲聰明誤恃才智而爲才智誤凡可以欺世而惑人者何弗至也議者謂制科設而學校衰不知三代而降取士之途不一而所賴以講明倫常性命之旨者則惟此足以灌輸其天良而油然有動也故能誠其心者雖制科自可收其儒否卽倣古選舉之法而行之安見其無弊也是在有司教之責者平日加意訓勉俾大義開朗而辭章爲末務其不率者以時簡絀之則庶乎廉隅飭而人才出矣

制策又以制治之原本莫重於人心而人心之轉移則由乎風俗必何道而使民心底於醇民習歸於厚此誠道一風同

之盛軌也記有之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非養不生也於是乎有農桑以贍之非教不明也於是乎有訓誥以董之我

皇上愛養黎元無微不至凡間閭日用動關九重之宵旰而又

愷澤頻頒軫恤倍切民生其間沐浴咏歌無不感戴

皇上靡有涯量而覆載之大賢否並生保無有武斷鄉曲許告長官者雖民之無良毋亦親民之官平時惟以催科督責爲事而未嘗有慈祥愷悌以與民休息也顧姑息適所以長奸而驅凶正所以衛良語云稂莠不治則嘉禾不長敗

類不除則善人不勸苟非實有隱抑欲訴之情務嚴加懲
創以儆刁風子產寬猛之論賈誼芒刃斧斤之喻是在因
時因人而善用之矣至黃運兩河關係最重
制策又以疏濬貴合機宜隄防務俾鞏固上以裕節宣之方畧
下以盡董率之實心此誠疇咨荒度之遠謨也夫治河自
古無善策賈讓上中下之論人習聞之而行之必協其地
宜規其大局爲濬下流之說者其果於經行入海之道行
所無事乎爲挑淤之說者其果於河身沙墊刷洩無餘乎
爲支引之說者其果於旁近田廬不相妨礙乎爲增隄之
說者其果於汎濫之勢收束無患乎我

皇上念切民瘼巡視河工凡疏築開濬之宜無不上經

睿慮至精至善有超出河臣思議之外者而辦理各工大臣俱
仰體

聖心刻期奏績俾濱河州縣之民快登衽席則淮黃相濟無黃
強淮弱之虞矣如未講於宣洩之方濬下流不利則更議
挑淤挑淤不利則更議支引增隄雖日取劉大復潘季馴
諸人之書而陳之究何益哉是在河臣專司其事督理員
弁晝夜勤勞以講求實效斯可矣要之有治人無治法而
有治法尤貴有治人惟我

皇上宥密以單厥心時幾以勅厥命本實心行實政而久大之

美德業日新而始終如一則盈廷師濟朝宁無不肅之班
聯被服詩書膠庠皆有成之譽髦民皆愿樸安耕鑿於堯
天河効神靈觀安瀾於禹甸太和之象洋溢無窮行見

國家萬年有道之長基諸此矣臣草茅新進罔識忌諱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鄒奕孝

臣對臣聞帝王之奉若天道而垂裕萬世也必有不已之

精神以為化成天下之本必有至誠之精意以為經綸萬

變之原蓋惟健行不息則一日萬幾深宮有宵旰之勤而

億兆享太平之福惟設誠致行則黜華崇實朝廷有敦本

之治而四海覩風俗之同是故臣工襄贊著其猷人文蔚

起徵其盛時雍於變大其化成天平地奏其功所由唐虞

三代之治並隆於千古也然而治理有日上之勢王心無

暇逸之時自古聖王所為深惟乎治忽之機者其兢業固

未嘗暫釋於懷也漢儒董仲舒曰高明光大不在於他在

王心加之意而已宋臣司馬光之五規一曰保業二曰惜時三曰遠謀四曰謹微五曰務實夫以務實為五規之終者以為不如是則徒託之空言耳然則欲使臣懷篤棻之忱士無浮薄之行治臻上理而崇禮讓而篤尊親績奏安瀾而奠民生以利漕運惟在意念之誠篤務實而已欽惟皇帝陛下法天宜民所其無逸際重熙累洽之盛深持盈保泰之謨固已朝野有大同之徵寰宇戴生成之德矣乃猶睿念無已廣咨旁詢進臣等於臣廷而策之臣以至愚仰承清問極知塵露之微無裨山海然際此昌言不諱之時敢不竭

其芻蕘之見乎伏讀

制策有曰庶官所治皆天事必夙夜匪懈無曠廢之職斯可以凝庶績而熙帝載臣聞鹽梅霖雨之寄股肱耳目之喻為卿尹言之也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為僚采言之也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為封疆大吏言之也良吏不思獲上而求媚其民為守令言之也爵秩雖殊而忠誠為民之義則一皇上勵精求治五夜憂勤庶司百職悉本簡迪之衷所以澄叙官方激揚吏治者洵法良而意美矣凡為臣下者宜何如奉公體國以仰承

聖意也夫記稱大臣法小臣廉夫所謂廉法者非徒兢兢自守之謂其必以無私爲德而於國家之事知之無不爲爲之無不力者也韓琦曰公忠之念人皆有之特患不能自盡耳則所以激勵之者惟在以賞罰爲懲勸今考課黜陟之法亦旣嚴且明矣內外諸臣其有不爭自勉勵以圖報稱者哉伏讀

制策以士爲四民之首今者讀書敦品之士雖多而標榜聲華追逐時好者尚未盡絕思欲拔本塞源使華士拙而真儒出此真作人之至計也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智仁聖義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

卹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升於鄉者曰選士升於司徒曰俊士升於司馬曰進士論定而後官任官而後爵位定而後祿其取士加此其慎重也故其時士多務實學而去浮僞漢六科首以孝弟猶爲近古至唐宋而營私于進之風熾矣然名卿大儒未嘗不出於科目之中故曰非科舉累人人自累科舉也臣以爲欲使士無倖進之志當先絕其罔進之途而欲絕其途則惟在司文衡之任者耳蓋衡文者不尚聲華士知標榜之無益也而皆歸於樸茂矣不尚時好士知追逐之徒勞也而皆恥於馳騫矣昔裴行儉作主司而罷盧照隣駱賓王之浮躁歐陽修知貢舉而斥

劉幾之險怪當時士風為之不變此其效之可見者也至於師儒董教之官亦當勤宣

明詔曉諭多士或師朱子分年考校之法或倣胡瑗經義治事之式以磨厲而淬拭之則非特絕浮夸又以收實用矣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其是之謂與

制策又以民心未底於淳民習未歸於厚將欲革薄從忠以臻道一風同之盛臣聞頑梗之民盛世有之所以革其心者惟在乎使之知禮而已易之履象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上下既辨非徒尊卑之義秩然不敢干也即百姓亦有直道之存焉知人心是非之公而武斷者無力知大夫不

非之義而訐告者無從故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初不必威之以刑而民無不循循思義此所以成比戶可封之俗也

國朝相承百有餘年禮義之漸磨已深入乎民心凡絕域殊俗莫不仰戴

聖德之高厚而思共樂夫昇平乃或有頑梗不馴罔顧大義者是自棄之徒不安於覆載者耳何足為至治之累哉至於治河之法

皇上親歷河干詳悉指示分命大臣督率繕治此誠定天下之大計者也嘗考河之為患見於史者漢決酸棗瓠子鳴犢

漢陽唐決魏博冀州宋決澶滑滄棗瀛冀懷衛迨再決澶
州河遂南徙而合淮以入海今之治河者必兼治漕矣而
治漕無異策也但使黃水涓滴不入運道則黃治而漕亦
治矣而治河亦無異策也但使淮水不涓滴旁洩并力刷
黃以注海則淮治而黃亦治矣明河臣潘季馴之法不過
以堤束水以水刷沙故其得力全在築歸仁堤而高堰實
爲下七州縣之保障其言曰使大禹治河世世守之雖至
今不壞可也又曰治河者必無一勞永逸之方惟有救弊
補偏之策不可有喜新炫竒之智惟當收安常處順之功
此誠熟悉形勢之言也其在今日說者以爲不患隄防之

不固而在河底之日高不患二瀆之不入海而在入海之
不捷臣愚以爲下游之淤墊皆由上游之寬衍

制策所云疏濬皆合機宜隄防悉皆鞏固莫若相其上流最高
處堅防束水使挾建瓴之勢并力直下刷沙而去淤則水
勢利而自無壅塞潰溢之害矣然身任其事者非果敢不
足以有爲非明達不足以決策非胼胝勤不能率汎弁而
使之盡力非熟習久不能相機勢而先事赴功則宜防著
績上煩

聖慮者尤當重委河臣而責其成者也要之登斯民於衽席之
安措天下於蕩平之路惟在至誠不已之一心耳書曰惟

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又言人君法天率下而民獲福利於無窮也將思比隆三代則臣隣士民之治黃淮漕運之功可不講求而切究之哉凡此皆因

清問所及敢竭其管窺之見者也臣草茅新進罔識忌諱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朕祇承

帝命實懷永圖審聽高居惟勤至化自纘膺鴻緒以來早夜孜孜

者二十五年矣比雖遐陬欵化戎服救寧風雨和甘陰陽式

協顧日中之戒宜凜載舟之喻宜思公卿大夫與朕共襄治

理者也食德服疇之侶宜何如之啟佑而安輯之爾多士利

用寶王當此三道佇延讜諭以沃朕心帝王心法治法之要

莫備於經其源流分合厥論詳矣若夫易著六象書標七觀

詩兼三訓禮經垂三種春秋明五例能約舉其條目歟儒生

夙昔誦習果何以究乎性情政治之本得失同異之歸以黼
黻盛明羽翼傳泮歟記所云入其國而教可知者又何道之
從科目所以求才而文藝之淳漓人品心術見焉磨勸之申
嚴也將以蒸蒸日上進於雅馴以漸至於古之立言者乃應試
之文猶不免夫支離疵謬豈習尚之異趨歟抑學臣之董率
於平日者有未至也根之深者其實遂辭尚體要陳言務去
之謂何士貴自振拔耳豈古今人果不相及歟朕軫念民依
惟足食是厯常平社倉之制何嘗不設法舉行顧積貯久則
有司以浥爛爲虞出納頻而胥吏得因緣叢弊於是乃藉其
稱貸之名隱其缺額之實安望蓄積多而備先具乎京師設

厥平糶歲且周矣而穀價未見平減意者囤積之不免歟市
價擅竒贏何以除之泉流表其不匱懋遷通其有無豈竟無
長策歟古者屯田之法籌餉兼以防邊此非所論於今日幅
員無外者也漢唐屯營其地安在調戍之役何緣而昉或佃
或守且戰且屯史策所傳當究厥理方今平定西陲拓地二
萬餘里闢展以西耕屯相望茲葉爾竒木諸城甘澍應時農
功大起

天貺旣渥將使地無遺利人無遺力古法或有宜於今者可兼採
歟之數者士習民莫之本邊防食貨之原朕一日二日冀以
保泰持盈爾多士修絜博習其必有以明其指畧也各悉對

草隱居利
著於篇勿猥勿并朕將覽擇焉

畢沅

臣對臣聞勅天之命屢省乃成知民之依所其無逸古帝王之握符闡珍也道大者功必崇功崇者心愈一易曰君子終乾乾詩曰夙夜基命宥密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此三王以來其時殊其揆一也夫一人首出垂拱穆清之表以作之君而作之師而天下如此其大也百度如此其曠也含生負氣萬有不齊其有待于財成輔相者又如此其懷而慕思也惟聖人建其有極定之以中正仁義于以曲成萬物表正萬邦敦崇經術則人不讀非聖之書而於古訓有獲也昌明文治則士各知鏡古之學而能遜志時

敏也以厚民生而通商惠農咸歌樂利以充邊實而耕田
鑿井直遍遐荒由是經緯乾坤榮鏡宇宙大化翔洽感武
紛纒九重之上揮絃而聿臻熙皞六合以內拜舞而並戴
生成澤普記而無私法含宏而不敝而聖人宵旰之盛心
不在兼容并包之大而在緝熙執兢之純也欽惟
皇帝陛下精一心傳智勇天錫本健行之學以自強不息建非
常之原而天下宴如固已文德武功業隆今古重熙累洽
治媿勲華則凡所謂明經學振文教裕民食籌邊防者至
詳明而剴切矣乃修民之有要籌畫之多方尚歷

聖懷殷殷諮訪進臣等於

廷而策之臣幸際隆平沐浴教化自揣固陋於

國政多取未諳茲值拜獻伊始正當敷奏以言宜有以仰副
清問謹就平昔所知者以對焉伏讀

制策有曰帝王心法治法備于經而因窮經之學以究乎性情
政治之本得失同異之歸夫五經之昭垂天地間也微言
大義炳若日星王者以之治世學者以之治身此宗經所
以爲致用之實學也易自一畫開天仰觀俯察凡爻象卦
變總于象乎著之九師興而易道微六象明而易理顯實
假偏圓義用分析其說而後人言數言理莫能外也尚書
始經口授總出孔聖古今異文疑多質與自仁義誠度治

事美標七觀之目而疏通致遠之實義得矣傳詩者齊魯韓毛四家而詩主於道性情比物達類宗托遙深訓以曰承曰志曰持而四始六義理歸一貫士禮十七篇得之高堂生周禮王官構自河間獻王而劉歆世守其業至曲屋雜記則后蒼傳之二載鄭康成合而箋之經緯判然禮經藉以不晦春秋一書爲作史之祖文成數萬其指數千取之五例則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污懲惡而勸善也然非杜預胡安國表章聖學安得盡當筆削之微權哉夫士不通經果不足用古之醇儒如賈董匡劉輩類皆湛深經術通識時務而石渠虎觀談五經同異遺書祕冊

互相發明所以體用兼備今古咸宜經學之盛懿燦千古我

皇上紹先聖之薪傳闡不刊之鴻教萬凡餘暇討論六籍無不洞悉體要折衷至當下而儒臣學士各宜留心經訓以歸實用真千載一時也

制策又以文藝之淳漓關乎人品心術而詢及于立言之旨行惟言者心之聲也韓愈曰古之立言者毋望其速成毋誘於勢利養其根以談其實沃其膏以希其光况制藝代聖賢立言務須原本經術羽翼傳注而搽觚之士每視爲榮進階梯剿襲陳言揣摩俗尚求其言中有物愜心貴當者

百不獲一昔有唐制科文字有類于俳優之所爲帖括之流弊何以異此鄭樵之酒醴之末自然澆漓學術之末自然淺通無真品詣安有真文章哉士當正學昌明

聖訓煌煌敢不爭自濯磨懋修砥行精粹積而英華著人貴自立耳不懈而進于古不待師儒之董率也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從此士氣振興文明朗潤孰不和其聲以鳴國家之盛哉

制策以民間足食是厯而因念積貯之多弊商販之不通夫王制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周禮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立法最詳爲利最廣三代以下積貯之道不溝常平社倉之

設不過一時權宜之計耳蓋有治人無治法貴糶賤糴而官有浥爛之虞則轉而償之民間矣夏放秋收而吏或因緣爲奸則取而飽其慾壑矣是在良有司以實心行之使實貯在倉實放在民而積弊自絕至流通商賈亦以有餘補不足之急務也書云懋遷有無化居蘇軾之萬寶三邑千斛在市則市價必平况京師爲都會之地我

皇上念切民莫首重閭閻口食上年偶值偏災令豐收各省源源協濟米麥分撥五城平糶尚恐津梁間隔賈販阻滯特命大臣前往查勘所以爲民食計者至詳且盡矣夫地方水旱不能必之于天而事不容已國家酌盈劑虛之道市值

低昂不能強之于民而效有必着朝廷補偏救弊之權物
多則無翔踊之虞利微則無囤積之弊物價漸平民氣益
固因之天休滋至時和年豐而舉世食太平之福矣

制策又以屯田事宜諄諄下問從來籌邊莫切於足食而議軍
儲於數萬里外使內無轉輸之勞外有守禦之備所以護
邊塞裕兵食舍屯田莫由然策屯政於今日非獨壞地情
形視昔迥殊卽籌畫之道亦不得泥古而膠於一何則趙
充國之留屯敦煌也將以敝先零也諸葛亮之開屯涪濱
也將以敝魏也今則不然武成大定式廓輿圖關門以西
拓地二萬餘里鬢首縉髮花門釐面之衆無不抒誠跂足

喁喁向風而自伊犁至葉爾奇木喀什哈爾一帶水泉沃
衍可資耕種者甚多誠於此時爲之計休養謀保聚區畫
而經理之者勢不能執古人之成見以拘墟也議者乃曰
撥兵分屯以開荒則力衆而易舉招集流亡以墾種則事
便而可行不知分兵開屯則築堡運糧在在取資內地招
流墾闢則籽種農具又事事仰給在官是耗國家之財力
以贍一隅揆之事情誠多未可則處今時而策屯政惟是
相度土宜爲因利乘便之舉則力不勞而事易集我
皇上睿謨廣運超越古今先於闢展托克沁哈拉沙拉等處徐
徐布置分兵試墾歲獲豐收行有成效而于新闢疆域

特置重臣量爲籌度經理不謀速效不計近功將視其歲收以爲添兵增墾之計則內地安若無事邊庭被福靡涯不數年間行見沃壤數千里遍西域矣夫至治之世教養兼隆士抱遺經家無僞學小民自裕蓋藏絕徼不勞議餉而我國家萬年有道之休基於此矣臣草茅新進罔識忌諱干冒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諸重光

臣對臣聞天之所助者順聖之所憲者天是以命勅時幾心嚴昭事而立綱陳紀行政用人之地皆本寅畏之意以將之蓋應天以實不以文故夙夜不遑兢兢業業通精誠於神明也天下當久安長治之時必有以勵其震動恪恭之氣故表經術以昭心法而義蘊之精深必折衷於至當設科目以羅羣才而文詞之習尙務期進於大醇躋閭閻於仁壽而重農貴粟時切疇咨拓疆宇以耕屯而籌餉防邊並垂長久自古聖王之心所以慎終始常如一日也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書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

之蓋君之事皆天事大有之象剛健文明應天時行然後
自天佑之吉無不利是以高拱穆清之上化行禪海之外
精神運量合撰回符凡所以明經訓端士習講積貯裕邊
睡豈徒博勵精圖治之名哉蓋以純王之心行純王之政
而由是凝承受祐迓休微之協應錫福祉於無疆也欽惟
皇帝陛下敬存宥密德協大中秉至聖之資而慎修思永建非
常之業而揚烈覲光所以闡往聖之微言謹多士之趨尚
裕斯民之日用籌邊圉之至計者固已垂鴻業於寰中揚
駿烈於無外矣乃

宸衷淵惕咨訪彌殷爰進

臣等於

廷而策之夫事君者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古之

志也臣愚雖百慮而未得其萬一然承

清問敢不竭所知以對伏續

制策有曰帝王心法治法之要莫備於經何以究乎性情政治
之本得失同異之歸此誠昌明正學之盛心也臣謹按經

者常也百世不易之常道也故必實有以體驗於身心性
命之間而措之政寧經綸之地始不愧通經之目至於名
物象數亦有未可概畧者故漢人之說經得其博宋人之
說經得其精均有功於六藝也考之何襄城作六象論曰
實象假象偏象圓象義象用象而蕭氏難之不取偏象圓

象而立四象之論焉書之七觀則尚書大傳所謂六誓觀
義五誥觀仁甫刑觀誠洪範觀度禹貢觀事臯陶謨觀治
堯典觀美也孔穎達言詩有三訓一曰承也見內則註一
日志也見春秋說題詞一曰持也見詩含神霧至於禮之
三種疑義紛如考訂者不一家矣杜預春秋左氏傳序曰
發傳之體有三爲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二曰志而晦
三曰婉而成章四曰盡而不汙五曰懲惡而勸善言春秋
之大旨也我

朝表章六經折衷義疏斟酌美備士果研窮於經籙而舉其
大綱詳其節目則不獨益人神智而於以明道德之廣崇
契性命之闡奧由此其選也

制策又以文藝之淳漓人品心術見焉期進於雅馴爲問夫言
者心之聲也心不能無邪正故文不能爲純雜兩漢之時
惟賈誼董仲舒治安天人諸策最爲醇茂非特其經術湛
深亦由趨向正也若揚雄之好爲奇字文旣乖於正體品
亦流於阿附曷足重歟若夫六朝浮薄韓愈起其衰五代
卑靡歐陽拯其弊故其人其文至今卓卓也

國家設科取士敷奏以言我

皇上釐正文體務以清真雅正爲宗而應試之文猶不免支離
疵謬是以申嚴磨勘之例俾知懲創意良厚也士生此時

其敢不爭自濯磨以期無負言揚之典漸至於古乎然而董率之責則尤在學臣蓋學日訓迪於平時與主司決擇於一日者有異苟能於歲科按試時擇列公明而又於接見士子之頃口講指畫務崇實黜革一歸醇雅則三年大比其文詞自粹然皆出於正此正本清源之道也而又不徒課之詞華必核之寔行故曰士必先器識而後文藝又曰仁義之人其言藹如誠使上以實求下以實應則士習文風更蒸蒸日上矣

制策又籌及常平社倉之制而因慮京師米價之未平誠軫念民依之至意也王制曰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九年耕必有三年之蓄故積貯者天下之至計生民之大命也周禮廩人遺人之制卽後世常平社倉所由昉也昔人行之或享其利或滋其弊非法之不善任之不得其人也

皇上愛養黎元勤求積儲直省州縣計地之廣狹以定常平之額而社倉義倉之輸自民間者亦令官爲經理可謂法良意美矣然而地方有司賢愚不一或任意浥爛或假手侵牟甚至那移缺額懸宕未補種種積弊皆所不免惟在督撫諸臣隨時體察毋視爲具文而收其實效則不肖者自無所施其伎矣京師自昨歲以來米價稍昂

特命五城設厰平糶而豫東各省麥石啣尾北來乃猶未能驟

平者蓋固積之弊勢所必有而商販中途不無阻滯

睿慮精詳無微不燭地方大吏自當設法稽查俾市僧絕其居

奇而商價樂於貿易以仰承

德意之高厚也伏讀

制策又曰屯田之法將使地無遺利人無遺力而因欲採古法

之或宜於今臣以為昔人之屯田大抵皆補偏救弊之計

非若我

朝幅員式廓為萬世不拔之圖也漢時屯田惟趙充國虞詡

諸人為最然充國因先零諸羌叛請馳至金城圖上方畧

至即罷騎兵屯田因上便宜十二事虞詡亦以三郡未復

謂棄沃壤之區失自然之財不可為利乃命謁者郭璜督

促從者歸舊縣激河浚渠以屯田此特一時計耳唐之營

田若韓重華王起殷侑之流其最著者然亦行行未久旋

即棄置茲者西陲底定回部蕩平闢展烏魯木齊以及長

吉羅克倫一帶畊屯已收明效由是而漸推漸擴因利乘

便不費內地之物力而曠土皆成沃壤俾戍守之兵弁新

附之士著以生以養以休以息豈非遠邁漢唐盛業哉

國家承平日久生齒繁庶內地郡縣已無不墾之地無不耕

之人而新拓疆土俾兵民得資耕種顧使其地有餘利人

有餘力歟若此者經緯極于萬端區畫周于四海而惟我

皇上以至誠無息之心運修和有夏之道故以崇正學則經義
紛綸以勵真材則訓詞爾雅倉箱有慶而比戶皆鼓腹之
人邊境永清而遠方無不耕之土猗歟休哉

國家萬年有道之長基於此矣臣草茅新進罔識忌諱于冒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王文治

臣對臣聞德合天者惟皇道彌地者惟帝一人南面而聽
天下俾三辰洞明萬類遂長天喬昆跂茂育蕃昌寧惟是
恭默無爲坐臻上理哉夫乾元統天德惟行健至誠無息
道在持盈將使經訓昌明士風振作閭閻饒足邊徼豐寧
綱舉目張邇安遠治乃有以暢九垓之淳風荅之靈之繁
祉焉易曰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言乎
至道彌綸龐鴻匝洽酌而不竭久而愈新也昔者五帝神
聖其臣莫及故事必躬親而輪廣紘埏咸歸幬載爰及有
夏祇台德先用是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周王敬

止緝熙所其無逸而風聲遐聽通道子九夷八蠻炳炳麟
麟豈不懿哉且夫崇經明道聖孚也造士育材鴻業也儲
積裕民厚澤也屯耕化俗顯猷也順命以創制保泰以定
庸天人之事咸符遐邇之情悉洽休烈垂乎無窮鴻號浹
于來茲自非化育同流而璣璿在握者曷克以臻此欽惟
皇帝陛下聖神廣運奉三無私宏丕冒之隆基撫重熙之盛業
神人禔福中外樂康所以崇道毓賢者既已至所以足民
柔遠者既已周光天之下四海之隅揚洪輝而扇景炎翔
洽乎太和之域矣廼

聖德淵冲虛懷益篤進臣等於

廷而策以明經致用修辭立誠野有蓋藏邊無輪輓之要以

臣 禱昧之衷敢希少有裨益顧私念伏處草野卽懷葵藿
傾向之忱茲當對敷伊始竊勉効管窺蠡測之愚以仰副
高深于萬一伏讀

制策有曰帝王心法治法莫備於經而因究乎性情政治之本

得失同異之歸以黼黻盛明羽翼傳註臣 惟六經之經世
猶日月之經天班固云經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經司
馬遷云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

故長於行書記先生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
草木故長於風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蓋五經之文作

者非一相去且千有餘年而更相表裏如一人之說何者
惟其理之一也臣竊考漢書藝文志說易者凡十三家書
九家詩六家禮十三家春秋二十三家專門之師各有授
受釋詁詳贍用力精深然或駁而未純隘而未廣雖該博
如鄭康成者猶不能無雜用緯書之訛其他又何說焉自
宋儒以理詮經而後天德王道之大原燦然復明於天下
元明以來遞相闡發道學日開至我

朝而集其大成俾衆說有所折衷而羣言悉歸一致士子沐浴
咏歌於其間苟不刻勵躬修精研義蘊而徒掇其華而
棄其實沿其末而失其源何以資坐言起行之實用乎

制策又曰科目所以求才而文藝之淳漓人品心術見焉大哉
王言所以甄別人材獎勵士類者其備於此矣臣謹按卷阿之

詩云藹藹王多吉士說者以爲周自文王武王壽考作人
栽培長養至成康而始食其報所謂美成在文也漢興七
十餘年然後董仲舒公孫闕之徒以儒術進唐以明經進
士兩途取士至韓愈出而元和之文始復于古宋至天聖
間屢詔責學者以近古而後周程之學歐蘇之文相繼而
起焉我

國家養士百有餘年厚澤深仁洽于膠序凡抱經之士靡不
奮興鼓舞喁然向風已夫通天地人之謂儒希賢之謂士

士人自待當復何如乃應試之文猶不免支離疵謬則以習尚之異趨而於根柢之學未之究也

皇上覃敷文德加意人材菁莪棫樸之休將在今日茲復以磨勘之法嚴申而詳核之俾習制科者蒸蒸日進于雅馴而無望其速成無圖于俗說安在古今人不相及耶濂溪周氏曰文所以載道韓愈曰文無難易惟其是然則有志之士固當沈潛乎經義體驗于身心而自得之矣

制策又曰軫念民依惟足食是厯而因慮夫積貯久則有司以浥爛爲虞出納頻而胥吏得因緣叢弊此誠勤求民莫之深衷也

臣

謹按周禮司徒之屬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

惠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邦之匪頒賜稍食旅師掌聚野之糶粟屋粟間粟而用之質劑致民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蓋積貯之權輿尚矣夫穀者生民之大命也地者穀之所生也人者君之所治也聚其穀則啟納便相其地則豐歉見辦其人則糶糶均昔魏李悝爲上地守能盡地利民成便之其言曰糶貴則傷民糶賤則傷農故上熟則糶三而舍一中熟糶二而舍一下熟糶一而舍二厥後耿壽昌之常平長孫平戴胄之義倉靡不祖述其意而朱子社倉尤爲盡善焉蓋行之既久不能無弊胥吏之出納宜稽圍戶之居竒宜禁必爲權衡乎消息盈虛之數而斟酌乎

因時利用之宜乃不徒泥于往昔之成規而有以廣里閭之實惠此在乎承流宣化之臣仰體我

皇上愛民如子之心而以誠心行仁政也

制策又以平定西陲拓地二萬餘里闢展以西耕屯相望將使地無餘利人無遺力臣惟井田之法不可復而屯田之議始興屯政卽井田之遺意也自鼂錯上言募民徙塞下已兆屯田之法至始元二年遣故將吏屯田張掖郡而後屯田之名始見于漢書其最著者神壽元年後將軍趙充國有先零之奏東漢永建四年尚書僕射虞詡有湟中之疏自後唐宋踵而行之兵屯民屯各有成績且夫議屯政于

今日因非漢唐之前事所可同年語也漢唐所屯不過敦煌涼州一隅之地而已今則東西布魯特左右哈薩克以抵和罕安集延天方全部悉土悉臣也漢唐所建之策不過籌餽餉謹邊防而已今則回部臣民願編郡縣銷兵刃事農桑蕩蕩巍巍與之更始也我

皇上聖武布昭德威遠播花門酋長革面革心誠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臣愚以爲建萬古未有之功開萬世無疆之業卽不必泥於成說撫拾舊聞則今日屯政之所宜誠應度天時揆地利酌其事勢斷自

宸衷若史策所傳似未足以相爲比例也夫涵濡經術義莫深

韓陽房利
卷三
焉濯磨土習政莫要焉蓄藏是豫澤莫優焉屯政是修德
莫溥焉而經文緯武治內安邊悉裕于

皇上保泰持盈之至意於以和陰陽理萬事上咸五下登三我
國家景祚之隆自與天無極矣臣草茅新進罔識忌諱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